

《女勇士》中的“文化暴力”与“反抗”

尹燕

(东北林业大学,黑龙江哈尔滨 150040)

[摘要]“反抗”是汤亭亭《女勇士》的主题之一,包括女性对父权制的反抗、少数族裔对主流文化、《移民法》和历史的反抗等。小说中的“反抗”与汤亭亭的中国血统以及二战后美国的历史、文化和文学变化,特别是民权运动密切相关。这种“反抗”不仅表现在小说中各种人物发出的声音上,还表现在小说的形式上——自传体与中国传说的结合,真实与虚构的结合。“反抗”的根源来自无名女性、“我”、勇兰、中国劳工所经历的身体、心理、历史、社会和文化痛苦。

[关键词]反抗;少数族裔;女权主义;移民法

[中图分类号] I712.074; G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711X(2026)01-0194-03

doi:10.3969/j.issn.2096-711X.2026.01.065

[本刊网址] <http://www.hbxb.net>

引言

《女勇士》(1976)是华裔作家汤亭亭的回忆录,它表现了多种人物对中心的反抗。选择汤亭亭的作品作为研究对象,首先缘于个人经历所引发的社会和文化问题思考,决定性的原因在于汤亭亭的作品,尤其是《女勇士》的学术重要性。

2015年夏末,从中国起飞的航班降落在旧金山国际机场。走出机舱不久,笔者听到机场工作人员对乘客大喊道:“这边,快点!”没有想象中的笑脸,而是一张让人害怕的脸。焦虑地通过入境检查后,原本以为安全了,却又被命令在另一个柜台等候。随着第三个工作人员出现并询问携带的现金数量,笔者被告知违反了海关现金携带规定,可能会被遣返,这再次让笔者感到不知所措。入境前已查询过入境现金携带规定,但显然因为语言的问题笔者误读了规定。重新填写了海关表格,但这次不愉快的经历使笔者陷入害怕、失望与茫然之中。几天后,在旧金山渔人码头遇到一对华裔老夫妇坐在码头隔海望向远方,仿佛在期待着回到家乡,这加重了笔者的负面情绪。走出舒适圈后的经历让笔者开始思考一系列问题——我能在新土地生存吗?这是我的梦想吗?我该把心放在哪里?……各种忧虑涌入脑海。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自己与中国之间的距离那么近又那么远。“近”,因为中国在我心中,“远”,因为美国与中国物理距离如此遥远。文化上的亲近感与物理距离上的遥远促使笔者决定选择华裔美国作家作为研究对象。

华裔美国作家中,汤亭亭是唯一一位被《诺顿文集》选中的作家,她的作品《女勇士》也是最有成就、被研究最多、研究话题最具多样性的华美作品之一。《女勇士》研究话题包括翻译相关问题、作为修辞的沉默、鬼和文化困扰、记忆和创伤、女性身份和自我建构、性别、母女关系、文化政治、文化对话、他者、美国想象、口头传统等。上述研究话题归根结底与“对中心的反抗”这一主题相关。汤亭亭对“反抗”主题的表现并非偶然为之,而是与汤亭亭的出身有关。汤亭亭父母为中国移民。移民前,她的父亲是一名教师兼诗人,母亲是一名乡村医生;移民后,她的母亲在护理学校学习成为一名护士。汤亭亭则出生在加利福尼亚州斯托克顿,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英文系,作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政治反抗中心

的伯克利培养了许多具有反抗精神的人,包括汤亭亭。除此之外,汤亭亭对“反抗”的表达还与二战后美国社会、政治及文化变化有关。二战后,美国移民法案的修改使得华人可以合法在美国工作和生活,于是产生了华人与主流的文化冲突、同化、对抗等问题。这些关于少数族裔的政治问题被汤亭亭写进小说,尤其是《女勇士》。

一、《女勇士》——“反抗”集合体

《女勇士》的写作大约始于1970年,当时的美国正经历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同化”概念正经受质疑,人们认为寻求主流群体的认可是徒劳的,这改变了少数族裔对于归化主流的态度。同时,女权主义者开始质疑对待女性的方式。对个体身份的思考,特别是对性别和种族问题的思考,促成了美国边缘群体的反抗,《女勇士》即表现了各种群体的反抗——女性对父权社会的反抗,少数族裔对主流群体的反抗、ABC对父母的反抗等。这些“反抗”本质上都属于文化反抗,即边缘文化对主流文化的反抗。

(一) 女性对父权的反抗

通过讲述“无名女人”“我”和“勇兰”三位女性的故事,汤亭亭在《女勇士》中表现了女性对父权的反抗。

“无名女子”是汤亭亭父亲的妹妹。1924年,结婚庆典结束几天后,她的丈夫乘船前往金山,她留在了中国。某一天,人们注意到她凸起的肚子,议论纷纷,“她丈夫已经离家多年,她不可能怀孕”(Kingston 5)。婴儿出生的那天晚上,村民们闯入她房间,撕扯她的衣服和鞋子,掰坏她的梳子,从织布机上撕下她织的布,打碎碗,敲坏锅,掀翻罐子,扫帚在空中挥舞。除此之外,她还要忍受家人的羞辱,哥哥不再认她做妹妹,汤亭亭的母亲用她的遭遇作为对“我”的警告,“你已经开始月经,她身上发生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你身上。不要让我们蒙羞的事情”(Kingston 7)。村民们对“无名女人”的虐待源于旧中国妇女的边缘地位。村民们没有问她为什么怀孕,因为他们认为一个女人不明原因怀孕就应该受到惩罚。对于村民和她家人的指责和羞辱,汤亭亭采取了反抗的立场,“我只想知道这个男人跟村民一起闯进她家时是否戴上了面具”(Kingston 9)。对无名女人怀孕负责的更应该是那个男人,但旧中国的父权思想将其归咎于女性。犯罪的是男

收稿日期:2025-6-13

基金项目:本文系黑龙江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阿多诺文学批评观研究”(项目编号:23WWB184)。

作者简介:尹燕(1973—),女,山东掖县人,东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英语小说。

人,受惩罚的却是女人。无名女人以投井的方式表达了她的反抗。

汤亭亭还在书中讲述了花木兰的故事。作为替父从军的女战士,花木兰激发了“我”对美国社会的反抗。在“我”母亲给“我”讲“花木兰”的故事后,“我”决定成为一名花木兰那样的女战士。“我”做女孩不被允许做的事、“我”去伯克利读书、“我”拿到全A、“我”不打算拥有一个丈夫、“我”拒绝做饭和洗碗、“我”反对中国人对女性的态度、“我”想成为一名女剑客。不同于无名女人以投井方式被动反抗,“我”选择面对压迫、主动反抗。

(二) 少数族裔对主流文化的反抗

小说中的“反抗”除了表现在女性对父权的反抗,还表现在少数族裔对主流的反抗。William J. Swiatek在《费城移民的居住模式》中认为,作为移民国家,美国自1600年起经历了几次移民潮。第一次移民潮发生在1720年至1880年。这一次移民潮中,移民主要来自德国、英国、爱尔兰和法国,他们要么因为逃避宗教迫害、要么为了经济利益移民到美国。这次移民潮还涉及非洲奴隶和中国人,他们主要受雇从事低端工作。第二次移民潮发生在1880年至1920年,移民主要来自南欧、东欧、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第三次移民潮发生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移民法案改革之后。

随着移民到美国,身份成为一个重要问题。第一次移民潮中,自由白人移民形成主流群体,非洲移民成为奴隶,中国人、日本人、拉丁美洲人、南欧人和东欧人成为劳工,他们被边缘化、社会地位极低。根据1790年入籍法案,边缘族群不拥有美国公民地位,只有自由白人移民才能获得美国公民身份,1882年颁布的《排华法案》甚至专门针对中国劳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自由白人担心新移民数量可能超过他们,从而与其竞争、削弱他们的文化领导地位,于是引入限制性移民法案。在主流与少数族裔竞争中,双方产生对抗。自由白人希望同化少数族裔以保持他们的文化主导地位,而少数族裔移民不愿意抛弃原有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移民美国之前,少数族裔移民对文化和身份问题考虑不多,以劳工身份赴美的少数族裔期待工作几年之后能够回到家乡与家人团聚,即使那些全家都搬到美国的人也不打算被自由白人文化同化。他们只关心私事、尽可能多地工作和赚钱、把孩子送到好学校。他们会吸收一些美国价值观,尽力习惯美国文化,但内心深处仍然珍视本国文化。第一代移民对美国文化具有着天然的抵抗。《女勇士》中,第一代华裔美国人与子女的冲突体现了少数族裔对融入白人文化的抵制。孩子们通常是在美国文化中长大的ABC,他们希望离开相对封闭的中国社区、不再在中国餐馆或洗衣店工作。他们渴望进入美国主流并与美国年轻人一起学习、运动、工作;父母通常信仰中国传统和文化,希望孩子遵循中国伦理和生活方式。中国父母和年轻一代之间因此处于对抗的状态,这本质上是少数族裔与主流的对抗、边缘与中心的对抗。美国主流认为中国移民应该融入美国文化和价值体系;然而,第一代中国人不愿改变。《女勇士》中,勇兰是典型的第一代中国人。勇兰移民美国后在美国护理学校毕业并找到护士工作,但仍旧信仰中国文化,这在她对女儿的养育中得到体现。作为来自东方文化的第一代移民,她可以读美国学校、在美国工作、穿美国衣服、吃美国食物、交美国朋友、享受美国福利、加入美国国籍;但在民族问题面前,她总是转向中国。

为什么他们选择反抗而不是被同化? Galtung认为当主流群体利用文化机构和文化载体制造出一个从属群体,使其天然比不上主流群体时,就会发生文化暴力。主流群体通过宗教、艺术、历史、文学、科学、文化庆典等传播对从属群体进行定义,以创造和维持主流群体所需的权力。(Galtung 20)“文化暴力”创造出从属群体。面对文化暴力,处于从属地位的个体或群体试图应对、规避或颠覆主流权力的各种行为,形成从属群体对文化暴力的反抗。具有反抗思想的群体通常是社会和政治少数群体,包括工人阶级、青年、妇女、少数族裔等弱势群体。作为少数族裔,华裔群体主要面临两个问题:一是《排华法案》如何助长了中国移民的自卑感;二是美国华裔利用什么形式反抗主流文化暴力。《排华法案》将中国移民排除在美国社会之外,使他们认为自己是局外人,这严重影响了第一代中国移民的归化,产生对美国食物、语言、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等的反抗。不仅如此,他们还要求在美国学校接受教育的孩子仍然按中国文化规则和家庭规则行事。暴力、压迫和教育之间存在联系。第一代中国移民倾向以中国的方式教育在美国学校学习的孩子。不同的教育制度代表了不同的文化。华裔两代人的对抗由文化暴力而起,这导致两代人之间的对抗,对抗主要表现在教育问题上。美国主流群体希望移民能够摆脱原始文化基因。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美国实行大熔炉政策解决族裔文化差异问题,之后推行采取同化策略,本质都是对少数族裔文化的漠视和文化暴力。这种文化暴力使少数族裔感到压抑,开始怀念自己的原始文化并反抗主流文化。反抗改变了少数族裔的行为、理想和意识形态。《女勇士》中,“我”和“勇兰”代表了被压抑的抵抗,两者都随着抵抗而变化。

二、结论

《女勇士》除了表现女性对父权社会的抵制、少数族裔对主流文化的抵制、中国劳工对《排华法案》的抵制,也表现了白人对少数族裔的抵制。反抗的根源来自身体、心理、历史、社会文化的痛苦。此外,反抗不仅体现在各种声音中,还体现在小说的形式上。《女勇士》中,汤亭亭将事实与虚构、自传与小说相结合,创作了一部独具特色的回忆录,获得了国家图书评论界奖。艾米·林恩·切里在其论文《拥挤的生活:对赫斯顿、阿诺、莫里森和汤亭亭小说的巴赫金分析》中指出,汤亭亭笔下的人物被困在一种或多种限制性文化中,他们约束自己的身体和言语,不知道如何超越限制以维护自身的文化地位。

参考文献:

- [1] 李蓓岚,王玮.《女勇士》:文化冲突与碰撞后的良性互动与平衡[J]. 小说评论,2022(6):197-201.
- [2] 郭海霞. 后现代自传体小说——《女勇士》的体裁论争与界定探析[J]. 华文文学,2018(5):112-118.
- [3] Altschuler, Sari & Constantinesco, Thomas. Pain after 2020, An Introduction [J]. American Literature, 2024 (2): 141-162.
- [4] Cherry, Amy Lynn. Crowded Lives: A Bakhtinian Analysis of the Novels of Hurston, Arnow, Morrison, and Kingston [D].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6.
- [5] Kingston, Maxine Hong. The Woman Warrior [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6.

(下转第198页)

意识的觉醒和个体的成熟,也使得她在激烈的自我矛盾冲突中完成了个体与原生家庭的情感分化,治愈了因极端宗教思想和父权制压迫所造成的原生家庭创伤,最终实现了自我救赎。主人公从人的活动性与创造性出发,解释了人对“现代性”文化进行超越的可能性,展现了人的主观创造性和世界客观性直接的关系。实际上,“现代性”丧失了从整体描述人的可能性,这一命题本身是不平衡的,只有像主人公一样具备主观精神,运用自身力量才能解构“现代性”,弥补原生家庭的裂痕。作者对自我觉醒之路的探寻完成了所需的三重意象并实现了自我救赎,这也是具有突破意义的第三重意象。

四、结语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为我们展现了作者运用自身潜力与创造力去实现自我完整与自我救赎的过程。无论是艰辛的成长经历,还是极端宗教思想和父权制的双重压迫,都不影响韦斯特弗完成对原生家庭创伤的现代性解构使命。通过教育来实现的自我重塑和救赎恰恰是个人最具有创造性的决定,使人能够从本能与无助中解放出来的力量来自于生存本身,因此创造性决定了作为人的本质。而对现代性原生家庭共时意象的解构对于鼓励现代女性勇于反抗原生家庭的桎梏,找寻自己的话语权,以及构建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有着积极的社会意义,同时期望人们关注深受原生家庭创

伤的现代女性的心理状况及生存之路。

参考文献:

- [1]刘淑玲,欧阳娜.《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之空间叙事研究[J]. 长春大学学报,2022,32(9):71-74.
- [2]Bowen, M. Family Therapy in Clinical Practice[M]. New York: Jason Arosen, 1987.
- [3]卢婧,曹莉莉.混沌理论视角下原生家庭影响力探析[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71-74.
- [4]Bowen, M. Family Therapy in Clinical Practice[M]. New York: Jason Arosen, 1987.
- [5]张志学.家庭系统理论的发展与现状[J]. 心理学探新,1990(1):33.
- [6]洛克.政府论(下篇)[M]. 叶启芳,瞿菊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 [7]顾悦.超越精神分析:家庭系统心理学与文学批评[J]. 南京社会科学,2014(10):138-143.
- [8]唐琳薇.《无声告白》中莉迪亚悲剧的必然性——从家庭系统理论视角[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2023,36(21):196-198.

The Deconstruction of Modern Synchronic Imagery of the Original Family: Taking *Educated* as an Example

HE B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dong Vocational University of Foreign Affairs, Weihai Shandong 264504, China)

Abstract: In her autobiographical novel *Educated*, American author Tara Westover skillfully portrays the landscape of conservative society in the American Midwest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20th to the 21st century. Through the protagonist Tara's personal journey, she thoroughly deconstructs the nuclear family hidden beneath the facade of modernity, revealing the conservative and contradictory nature of American Midwest society under the guise of modernity. The trauma inflicted by the nuclear family is not just surface-level pain and misfortune but also carries deep symbolic implications, reflecting the author's profound understanding and critique of modernity. This work offers a new path for the self-redemption of modern women.

Key words: *Educated*; synchronic imagery; original family; trauma; redemption

(责任编辑:范新菊)

(上接第195页)

The Cultural Violence and Resistance in *The Woman Warrior*

YIN Yan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40, China)

Abstract: Resistance is one of the themes in Maxine Hong Kingston's *The Woman Warrior*, including women's resistance against patriarchy, ethnic minorities' resistance against mainstream culture, immigration laws, and history. The resistance in the novel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hinese heritage of Kingston and the historical, cultural, and literary chang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World War II, especially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This kind of resistance is not only manifested in the voices of various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but also in the form of the novel — the combination of autobiographical and Chinese legends, the combination of truth and fiction. The root of resistance comes from the physical, psychological, histor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pain experienced by unnamed women, “I”, Yonglan, and Chinese laborers.

Key words: resistance; ethnic minorities; feminism; immigration law

(责任编辑:章樊)